

北海文史

第六辑

回忆合浦战地服务团片断

张询川

一九三九年冬，日寇疯狂扩大侵华战争，战火蔓延华南各地。十一月，敌攻陷钦、防，大举进犯邕宁，在北海等地进行骚扰。驻扎在合浦一带的国民党军队，不战后撤，官吏巨商席卷逃亡，学校停课，商店关门，一时乌云滚滚，人心惶惶，廉北笼罩在一片战争浓雾之中。

中共合浦县廉北工区委结合实际，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提出“坚持抗战，反对投降，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，坚持进步，反对倒退”三大政治口号的精神，唤起群众，坚持抗日，在北海组织学生队的同时，又以当时迁校在廉州近郊的合浦一中(今北海中学)学生四十多人为主体，吸收廉州进步青年(多为原合浦抗先队员)共七十多人，组织了合浦战地服务团(下称战服团)，由罗永莹、谭锡裕(谭俊)王文昆、邓爱莲、王资桐等同志具体领导，坚持在廉州一带工作。战服团有严格的军事训练，有系统的学习生活，进行有理、有利、有节的斗争，团员们经受了较好的锻炼，不少人以后成为党的骨干力量。

战服团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成立，设在廉州东门外一所建筑宏伟，颇具规模，无人居住的乐岳庙里，庙分前、中、后三座，庙前有宽广的空地，周围有不少居民，是进行军训、学习和接近群众的适宜场所。

战服团一建立，就仿照“抗大”办团，设组训、宣传、战地救护等组，过着集体的军事生活。每周有三至四个下午进行军事训练，晚上值班放哨。团内设有“救亡室”，由党组织及党员提供图书、杂志。除组织团员有计划地自学外，理论水平较高的党员同志还经常上辅导课，分组讨论，学习气氛很浓。每天早上歌声嘹亮，晚上三五成群，或谈心，或串访邻近居民，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。生活在这一战斗的集体，有说不出的愉快和温暖。

战服团成立时，国民党正规军已龟缩后方，廉州只有寥寥无几的警察在维持秩序。合浦团管区、合浦国民兵团也只空招牌一个。专署撤离县城，县政府

也搬到东郊的东山寺，但在钦廉线上，仍有一些地方部队驻在乌家、单竹江一带，时值寒冬，国民党层层克扣军饷，士兵供给不足，生活十分艰苦，为鼓舞士气，坚持抗日，战服团在廉州镇上开展募捐寒衣，慰劳前线将士的运动。逐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，发动捐赠，由于做了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，不仅鼓舞了群众坚持抗战的信心，而且在几天内捐集了大批寒衣。战服团进行拆洗缝补后，运送到前线去。当时，公路被破坏，汽车不通，只好雇用“鸡公车”（即独轮手推车），由几位同志亲自送到乌家前线，并在营地与士兵们联欢。物轻情意重，前线后方心连心，大大鼓舞了士气。

钦防沦陷后，奸商运大米、桐油、铜元资敌，非常猖獗，粮价飞涨，人民叫苦连天，各地先后进行请愿运动，要求惩治不法奸商，降低米价，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大请愿，廉北区委决定北海、廉州、西场等地统一进行请愿。建立临时党组织，具体领导。由郭李晃（郭芳）、庞文隽（庞自）、罗永莹、张家保、王鉴远（王克）组成，王鉴远任书记。张树宪（张放）为临时党组织与廉北区委书记庞继业（庞达）之间的联络员。战服团坚决执行区党决定，分头到廉州近郊的总江、九坡、番塔脚、王里亭等地农村，一面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主张，一面揭露奸商运米资敌的罪行。群众群情激愤，秘密参加请愿行动。

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一日（农历正月初四日），上午九时多，请愿群众二千多人，有组织有领导由总江、北海等地涌向县政府所在地——东山寺，包围得水泄不通。“禁止运米资敌”、“要求降低米价”、“惩治不法奸商”的口号声此起彼落，冲彻云霄，吓得县府官吏惊慌失措，紧闭大门。群众要求县长李本清出来答复，李本清龟缩寺内，不敢露面。战服团的邓爱莲（八区专员邓世增的侄女）、北海学生队队长李梓明，先后登东山寺前草墩，向请愿群众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，控诉奸商运米资敌的罪行，揭露国民党官吏贪污舞弊的丑恶行径。庞文隽当场草拟传单，刻印散发。多方面进行宣传鼓动，群众斗志越来越旺，坚持到下午四时，县政府仍紧闭大门，无人露面，群愤愈大，决定第二天继续进行。

第二天，请愿群众增至三千多人，李本清眼看赖不了帐，被迫派秘书王佐彝出来见面。这个秘书十分狡猾，大耍官腔，油头滑咀，对群众的要求避而不

谈，群众十分恼怒，爆发出一阵阵“滚回去！”“李本清不出来决不罢休！”的喊声，把王佐彝哄了回去。为取得最后胜利，决定再继续一天，坚决要李本清出来见面。

经过两天声势浩大的斗争，廉北一带已是妇孺皆知，群情沸腾。第三天。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请愿的群众，比第二天更多，廉州一些盲人也扶杖而来。李本清见事情闹得越来越大，只好出来接见群众。这个抽大烟的政客，无精打采来站在群众面前，象一个被告一样，答允设法平抑米价，惩治不法奸商。李本清言而无信，意料中事，但他低头答应了群众的要求，就打下了他的威风。大长人民志气。斗争教育了群众：只有团结，才有力量；只有斗争，才能胜利。

这次请愿后没几天，国民党南路行署(辖高州七区专署和合浦八区专署)主任罗翼群就秘密来到廉州。我地下党组织获悉后，在他离开合浦那天早上，组织战服团同志四十多人，冒着寒风细雨，于拂晓四时，列队到罗的住地德国楼(现合浦县委第一招待所)，要罗接见，答应平抑米价，惩治奸商。罗被口号声惊醒，但不敢出来，天大亮后，才硬着头皮出来见面。他假惺惺地表示同情群众，谴责奸商，俨然似个正人君子，我们对罗并不存在什么幻想，要这些官老爷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是不可能的，但他被迫口头上接受我们的要求，就在精神上给这些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。

国民党内部在消极抗战，积极反共反人民方面是一致的，但他们之间争权夺利，狗咬狗骨，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。战服团成立后，他们都垂涎三尺，想夺为已有，壮大自己的势力。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周胜皋是一中校长，战服团成员大部是一中学生，自以为理所当然可以掌握这支力量。他一再伸手，次次碰钉。他这一大群学生，并没有买他的帐。三青团书记长王满儒，原是国民兵团团长，帮助我们搞军事训练，自以为可以插手进来拉过去，也只是“一厢情愿”，如意算盘打不响。县长李本清是个老奸巨滑的老政客，秘书王佐彝是笑里藏刀的阴险家伙，他们不是本地人，本难与周胜皋、王满儒这些地头蛇匹敌，但手中有实权，便玩弄权术，把战服团夺为已有，作为与国民党县党部和三青团对抗的基本力量。我党组织保持清醒的头脑。请愿后不久，县政府便恃手中权力，独家决定把战服团改名为“县动员委员会干部队”，答允战服团派员到动

委会工作，发给干部队员生活费。我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，认为这是国民党内部互相争夺，各自想扩大自己势力的拙劣表演，便将计就计，加剧他们内部矛盾。同时考虑到：“动委会”顾名思义是动员群众，可以合法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。于是同意改名，并派罗永莹到“动委会”任干事，李本清一伙以为得计，得意忘形，急忙派他们的亲信苏××（“动委会”秘书）带几个人到干部队来，妄图操纵。但是干部队有强的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，队员们经过几个月的斗争锻炼，觉悟有了较大提高，苏××等几个人极端孤立，无计可施。李本清这一着，只加深国民党县党部、三青团的矛盾，没有捞到油水。

战服团改名后，为扎根农村，派出部分同志开赴南康石头埠一带，开展农民工作，直到战局缓和，学校复课，接党组织指示后，全部返回一中。

战服团从成立到解散，只有半年左右时间，但她在廉北区委的直接领导下，培养了骨干，做了不少工作，在群众中影响深远。